

特稿

本报记者 冯蕊 实习生 宿昉

气温零下40摄氏度。塔拉特村的羊圈外围拢了人。“Elbes(雪豹)!”有哈萨克族牧民举起手电筒。艾尔肯顺着光线张望,一只灰白的豹正踩着积雪缓缓离开。44岁的艾尔肯显得有些激动,他第一次目睹传说中的濒危物种。

这里是新疆额尔齐斯河源第一座古村。不过令该地闻名的,是20余公里外的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场。

艾尔肯的好心情没持续太久。次日即1月23日,根据官方通报,一名滑雪游客返回宾馆时,在塔拉特村区域被雪豹咬伤。该游客被送往医院救治后伤情平稳。

一时间,小镇陷入舆论的喧嚣。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马鸣感慨:“这是全国一起公开的雪豹伤人事件。”他和许多人都想弄明白,稀有、温顺的雪豹为何走向高山?又何以攻击人类?

谜团回溯,似乎每一环都是极端的意外。但奇观之下,人们更为普遍、深层的忧虑正被揭开。

极寒

风波早有端倪。数场暴雪,让新疆阿勒泰地区进入寒潮。入夜后,气温一度跌至零下47.4摄氏度。荒野白茫茫一片。

艾尔肯却格外热切。“我们喜欢冬天。”他笑道。人们将松软如粉的积雪叫作“粉雪”,这一得天厚的雪质,让可可托海滑雪场进入旺季。

1月22日,艾尔肯送完游客,坐在皮卡上刷起朋友圈——“嘿,有雪豹出没!”

1月17日,滑雪场的监控拍到,一只雪豹在宝石沟前往滑雪场的路上追逐野狗;1月21日,监控又捕捉到一只雪豹蹲在滑雪度假区晃动脑袋。数小时后,艾尔肯收到消息,一群雪豹现身在塔拉特村,“大约有四只”。赶到现场后,他看见羊圈外堆放着牧民剩下的羊皮、羊杂。

艾尔肯觉得反常。上世纪80年代,他便跟着父母来到可可托海镇生活。彼时这里还是一座矿井,人们以采矿与放牧为生,转场时节,牧民数日待在深山,从未如此频繁地发现雪豹。

“亲眼看见(雪豹)的机会几乎为零。”马鸣感叹。他是新疆最早研究雪豹的科研人员之一。23年前,雪豹已是全球濒危物种,新疆则是国内雪豹分布的核心区域。当时,来自国际的动物学博士到这里寻找愿意投身保护工作的人。

那时主要关注猛禽等野生动物的马鸣听到消息,很迟疑:国内的相关研究几乎空白,何况,追踪雪豹尤为艰难。他还是决定试一试。最初,他和团队只能顺着脚印、尿液等痕迹追踪。两年后,他终于在阿勒泰的山间,看见两处疑似雪豹的抓痕。

有了红外相机后,马鸣第一次隔着屏幕惊叹:“原来,这就是雪豹!”他发现,在新疆境内,雪豹更青睐天山与昆仑山脉。在可可托海镇所在的阿尔泰山区,最早拍到雪豹是在2016年,至今数量“平均每100公里不足两只”。

罕见的缘由,与雪豹活动的习性有关。“它们往往生活在2500到4500米的海拔高度。”马鸣说,这些高海拔区域和人类的聚居区鲜有重叠。

然而,极寒正在带来生态连锁反应。马鸣解释,雪豹的主要食物是北山羊和盘羊。今冬,鸟类很早迁徙、兽类提前冬眠,羊群已向低海拔地区移动。“雪豹很可能跟随食物下降到海拔1100米的林线以下。”可可托海镇与宝石沟一带的海拔高度,恰巧在1100米到2000米之间。

一般系统性变化已在全球出现。尼泊尔科学家研究发现,在喜马拉雅山区,气候变暖导致山区植被减少,羊群被迫向远处迁移。雪豹由于丧失食物,开始下降到海拔更低的山谷、牧场。在北美洲,极端寒潮曾导致蹄类动物大量死亡,狼群纷纷寻找、争夺猎物。

今年以来,艾尔肯发现野狼与狐狸特别多,它们会吃掉小型猎物,和雪豹争抢食物。那些猪、鹿、羊,豹子能吃,不过捕捉难度特别大。



曾维拍到的视频里,雪豹正冲向游客。 受访者供图

“雪豹伤人”之谜

“雪豹一定是饿急了,才会到处找吃的。”艾尔肯说。但当地以往的人豹冲突,只限于豹子吃掉牧民的羊。

闯入

曾维未料想到,旅行的第一天就会目睹“雪豹伤人”。

1月23日18时,可可托海滑雪场刚结束营业,曾维一行驱车返回小镇。他看向窗外,有3名游客走在结冰的湖边,其中一位女生正趴在雪地上,“不知道拍什么照片”。

汽车又开了50多米,曾维瞥见一只豹子。“停车!”他惊呼,“那可是稀有的雪豹!”他刚掏出手机拍摄,雪豹突然向前冲去,把女生扑倒在雪里,尖叫声响起。

时间指向18时15分。曾维下车,扔出雪板想要救人。越来越多的路人停车,去搀扶受伤的游客。曾维感到不安。他身旁竖着“禁止靠近”的警示牌。雪豹就在二三十米外,静静地盯着这群闯入者。曾维无法判断女生具体伤势,只见对方的脸部都是血迹,腿部并未受伤,还能独立行动,被几个路人搀扶离开。等警车抵达现场,雪豹已消失不见。

第二天,警局请曾维一行协助做笔录。同行的滑雪教练袁超,每年雪季都会来可可托海,住在小镇上。他描述,滑雪场在山顶,从小镇过去有一条山路,事发的宝石沟就是当中一个卡口,不算景点,也不在滑雪场的管理范围内。“但这条路线对没见过雪的城市游客,风景真的很美。”在社交平台上,这里被称为“冬天轻徒步超美选择”“在白色的童话世界里捡到宝石”。

袁超说,大家渐渐形成共识:只要不影响通行,就可以下去拍照。宝石沟路面宽阔,能同时容纳两辆车经过、停下。

曾维从警察处得知“游客的伤势还行”,他们本以为事情会渐渐平息,不料舆情迅速扩散。看到视频的鸣鸣颇为疑惑:雪豹的活动本该“极为隐蔽”。“它们是夜行动物。”马鸣回忆,一年冬天去野外考察,团队在雪地扎营。连续几天清晨,大家在帐篷外发现一圈大小不一的脚印,查看相机才发现,是一只母雪豹带着孩子趁夜色来翻找团队留下的食物残渣。没等天亮,它们便悄然离去。“新疆本就地广人稀,大

雪封山后,许多地方都是无人区。”

马鸣更想不通,雪豹为何会主动伤人?他几乎翻遍国内外所有公开资料,没有发现先例。“雪豹的体重在35千克到50千克之间,通常不会攻击比自己体型大的动物。”何况“雪豹个性胆小”,根据马鸣观察,它们崇尚“机会主义”:捕食从不靠速度,而依靠潜伏,守在水源地或悬崖下方,等其他动物路过时突然攻击。

这时雪豹往往先弹出前爪,把猎物拍倒在地,“如果要咬的话基本是大面积啃食,不会只有局部区域受伤。”马鸣觉得,这起“雪豹伤人”或许是一起尤为罕见、极端的个案。

距离

马鸣逐渐意识到,或许比雪豹习性改变更快的,是人的生活的方式。

上世纪末,考上大学的艾尔肯曾离开小镇去内地。2008年,他闯荡过近10座城市,最终回到家乡,“这里没那么卷”。那一年,可可托海景区刚建成,艾尔肯加入了旅游公司,只不过,“带的都是老年团,游客自带方便面、矿泉水、馍馍,压根没什么消费”。

直到2019年,景区变成5A级,当地盖起国际滑雪度假区。人们惊讶,那些用马皮子、木头做成的滑雪板——本是冬天放牧时辅助行走的工具,竟摇身一变成了商机。“这里是国内雪质的天花板!最长的雪季有8个月,最热闹时上万人同时在雪场。”艾尔肯说。随着冬奥会带动滑雪热,他和朋友搭伙,对方开车,他做起讲解、研学,一天能赚600元。

如今,艾尔肯学着“卷”起来。天色渐晚,生意才刚刚开始。一辆辆皮卡载上饥饿、疲惫的游客,去往30公里外镇上的烤肉店、运动康复中心,村里的农舍盖成了民宿。

“人的活动空间和时间不断扩大,特别是在冬天。”马鸣说,这样一来,人豹之间才有了相遇的可能。与此同时,人与野生动物的距离变得过于“亲密”。

乌日是一名户外领队,与艾尔肯不同,毕业后他漂在全国各地,频频带游客回家乡旅行。乌日说,在游牧民族的经验里,猎科、犬科类动物领地意识很强,听到人声,哪怕是鸣笛声,就会出现应激反应。牧民与它们会保持至

少数百米的距离。但近年来,他总会发现队伍中的游客投喂狐狸、松鼠、旱獭。

乌日感到很无奈。部分游客坦言,把食物拿在手上喂,能拍出“人生照片”(指记录不可复制的瞬间影像),发短视频、帖子,点击量很高。也有游客不了解野生动物与城市宠物的不同,出于善意直呼新奇、可爱。一些领队、商家捕捉到这些心理,在沿路叫卖火腿、鸡胸肉干,让许多游客觉得投喂是件寻常事。

危险时常在不经意间发生。乌日不时听到游客被狐狸、松鼠咬伤的消息。“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些野生动物的疫苗。”他苦笑,村里的卫生院采购了越来越多的狂犬病疫苗,但没过多久就用完了,他只得带着被咬的游客前往县城医院。

渐渐地,乌日察觉,野生动物对人形成“依赖”。他带游客进入景区,旱獭纷纷跑出来,挺直站成一排等待喂食。今年阿勒泰的公路上,狐狸的数量激增,乌日和向导们估算,至少同时有40只。

他亦不免担忧有新的连锁反应出现。“顶级的肉食动物改变习性不再捕猎,底层的动物开始增加,在草场上打出更多的洞,放牧时,马的奔跑便还会受到影响。”在我国国内和北美部分地区,已经出现过由于野猪过度取食厨余垃圾,导致野狼、豹子聚集的现象。

乌日叹了口气,长此以往,猛兽下山或将不再偶然。

责任

数日里,喧嚣在网络上演愈演愈烈。袁超见到,网友们纷纷将矛头指向游客,“主动靠近”“投喂火腿肠”的说法涌现。他不解:“明明没有证据,为什么有这么多恶意?”

“关注太多了,让我们很不自在。”有媒体和博主出钱让艾尔肯去寻找雪豹,拍摄视频。他询问相关部门,对方回复听官方的,不要“节外生枝”。

他和袁超也很无奈。比起冲突与误解,他们更想知道,要怎么防范类似的风险。袁超将部分责任归咎于“管理方”。事发之前,他曾在当地媒体看到过雪豹出没的视频,“但过来玩的游客,一般很少会主动去查看信息”。

他看见雪场附近设置了警示牌,提醒人们与野生动物保持距离,缆车、中转站也都有广播,可以对游客进行多次提醒,但管理部门除了事后

“免责”,更应提前将预警信息发送到各大民宿、领队等一线服务者那里。

他了解到,国外一些成熟滑雪场已有相应的野生动物监测机制。加拿大西部滑雪场投入大量时间监测野生动物的活动和迁徙模式,将自然教育融入日常项目中。

乌日将一些希望寄托于当地“社区”。他看到当地发放过应对野生动物的教育手册。遇到游客投喂,他都会劝阻。尽管如此,一些游客并不搭理,反而会埋怨。时间一长,乌日也只会尽到告知风险的责任。他意识到,比起道德与义务,更需要一种惩处机制:对于一些进入栖息地、有明显越界行为的游客,以及诱导投喂的经营者,当地应进行罚款与执法处置。

他也常常感受到“社交媒体”带来的矛盾。许多游客本是为逃离都市压力,才在社交平台“旷野”与“自由”的召唤下走近自然。然而,同样是通过社交平台,他们又很容易被那些与野生动物接触的视频吸引,甚至希望获得“同款打卡”的体验和流量。乌日在劝阻后不免忐忑,害怕客户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帖“避雷”,影响生意。

“或许这些平台不仅要作风险提示,也可以优化算法推荐,降低投喂、靠近野生动物内容的权重,更多宣传如何科学地观测、与野生动物共处。”一位当地的动物保护志愿者建议。

更多时候,乌日与艾尔肯明白,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生命负责。“他们想要爽感,却不知道如何真正地尊重、融入当地。”乌日说,很多人没有做好准备去熟悉一个地区的气候环境、自然文化,也未掌握旅行必备的生存技能。

“人教人,一辈子教不会;事教人,一辈子忘不掉。”艾尔肯说。

野放

事发后第五天,雪豹再次现身。当地林草部门通报,它闯入牧民羊圈,咬死35只羊、咬伤5只。次日9时许,林草部门的工作人员将返回羊圈进食的雪豹捕获,安全转运至野生动物救助中心。经初步判断,该雪豹与咬伤滑雪游客的雪豹为同一只,系两岁左右亚成体。

马鸣找到了部分答案。亚成体是极年轻的雪豹,“攻击时精力才这么旺盛”。

但谜团仍未完全解开。“‘多杀’是狼才会有的行为。在野外不会发生雪豹多杀的现象,这对雪豹来说是自杀行为。”马鸣说,雪豹通常没那么凶残,也没那么聪明,它们吃完羊后会逗留在原地,甚至趴着睡觉,等到醒来后继续吃。

他和许多人关心雪豹的后续。“抓的过程可能会把它弄伤,还可能把它吓到。”马鸣提到,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,现在的天气放出去,它又会因为失去食物而四处闯荡。最好等开春回暖后再逐步野放,这样成活率才会更高。

马鸣说,野放雪豹此前在一些地区已有过尝试。救助中心会对救护的雪豹个体进行捕食、躲避等训练,选择栖息地完好、猎物充足的区域放归。雪豹还会佩戴卫星跟踪项圈,便于追踪实时的活动轨迹,既防止更多冲突出现,也为科研提供更多监测数据。针对羊群损失的牧民,当地会与社区协商进行生态补偿。

1月底,可可托海的积雪变薄了。乌日的父亲发来消息:乌日的弟弟买了一台无人机,他装上喇叭持续播放,模拟吼声赶家里的羊;后来觉得不新鲜,又在羊身上挂了GPS定位。“这样只要闲下来时,回山里瞧瞧就行。”乌日感慨,这里的人们似乎离自然也远了些。

艾尔肯留了3只羊,过冬时刚宰完。他办起民族技能的研修班,指导射箭。在家乡变化的另一面,他期盼旅游的发展,能留下儿时游牧与打猎的记忆。

马鸣没再等来雪豹的新消息。23年来,总有人惊讶地问他:“你都遇不到雪豹,怎么做研究?”马鸣笑了。他想起当初研究雪豹的动物学博士夏毅,对方曾和一位作家在尼泊尔深山里找了两个月,也没有见到雪豹。作家在游记结语中写道:“我失望,但也不失望。雪豹存在,它就在那里。”

“这就足够了。”马鸣宽慰自己。(文中除专家外均为化名。)

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

(上接第1版)会议强调,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,强化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。要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,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,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。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,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,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,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。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,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,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和安全能力建设。要加大力度推进政府自身建设,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。

让体育精神抵人心,化赛事为留量

(上接第1版)水庆霞建议,可进一步深化“赛事+文旅”融合,推出凭赛事门票享受景点、交通优惠的联票产品。同时,打造赛事主题旅游线路和沉浸式观赛体验,将短暂的赛事流量转化为持续的文旅留量,让体育经济真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“新引擎”。

体育精神,不止于胜负

苏超的火爆让不少城市也跃跃欲试。“有人问我,上海能不能也搞一个‘沪超’?我说,底蕴不一样,不能简单照搬。”作为虹口足协会长,水庆霞有着深入的思考。在她看来,上海的群众体育发展,要走自己的路,“可以先从‘街超’‘区超’这些最基层的赛事搞起,把基础夯实。等氛围浓了,再搞精品赛事,把整个城市的资源都调动起来。”

在水庆霞看来,打造“体育名城”,赛事只是冰山一角,更重要的是背后扎实的群众基础。“现在各地都在紧锣密鼓地建青训中心,这是个很好的开始。”水庆霞坦言,体育赛事的火热,让更多家庭愿意送孩子走上绿茵场,但是家长最大的顾虑是升学压力和训练之苦,怕孩子受伤,怕耽误学习,“这就需要机制保障”。

这也是每年两会审议时她都会强调的观点——要充分发挥体教融合的优势,完善“一条龙”的人才培养和升学保障体系。“只有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,让踢球的孩子‘学训两不误’,他们才能真正纯粹地去奔跑、去热爱。”

“大家为什么愿意为一场比赛,奔赴一座城,他们到底在看什么?是看那种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的精神,看那种赢了输了都能调节好心态的人生态度。”在水庆霞看来,体育赛事之所以能成为拉动消费的强劲引擎,根源就在于它提供的远不止竞技本身——而是一种直抵人心的体育精神。

水庆霞说,这份体育的魅力,正是她作为人大代表希望传递给大家的。

《灭亡》发表了

巴金承认,小说《灭亡》受到此前所读到的欧美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革命者的自传或传记,特别是关于俄国十二月党人及其后民粹派革命者的书籍的影响。其中,突出的有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说《安德列依·科茹霍夫》,革命与爱情的纠结,两者在情节结构上有不少相同的地方,甚至连语言基调也颇相类似。再就是鲁迅所译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《工人绥惠略夫》,主人公一样以爱人始,以报复社会终,是很有点虚无主义的味道的。杜大心的日记:“我不能爱。我只有憎。我憎恨一切的人,我憎恨我自己。”据说,巴金把1926年在上海写就的两三页日记,夹在一本书里带到法国,然后写进小说,成了杜大心的日记。无论是否真实,这种憎源于爱、爱高于憎的思想,是巴金当时的真实思想。

小说中的李冷兄妹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,家境优裕。他们在上海过着大学生的生活,本来十分宁静,但是受了“五四”新思潮的影响,尤其是杜大心作为“闯入者”的搅扰,他们开始生出一种负罪感。李冷忏悔说:“我们这一家的罪恶,应该由我们来赎罪。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,来为我们这一家、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,来帮助人民。”他们终于摆脱“悬崖上的生活”,到民间去,走上革命的道路。这种“赎罪意识”同样是巴金所具有的。显然,他在小说中设置兄妹俩,是要向大哥清楚表明在家庭问题上的一贯立场。



林贤治 著

巴金 激流一百年

巴金说:“我虽然不是杜大心的信徒,但我爱他。”又说:“我爱张为群。”张为群是工会里的一位年轻的办事员——杜大心的真正的同志。他诚实、热情,看见不公平、不公道的事,就要站出来说话,看见别人的痛苦就会流泪。由于受了杜大心平等主义思想的影响,他有了信仰,他要革命的方法推翻不公平的社会,创造一个美满的世界。这是一个近于完美的人。他迷信主义,把主义当作宗教,上帝就是“人类幸福”。在工会里,只要是繁重、危险的工作,他就会勇敢地承担起来。他目睹警察把交不起房租的母子四人赶出房门,然后把房间租借给杜大心,致使“母亲”最终死去,像这样的事情也会给他以强烈的刺激,致使他不能忍耐下去。一天夜晚,两个警察在他的身上搜出一包革命宣传品,立刻被视为革命党而被捕。他受了酷刑,却没有牵连其他同志,直到被处以极刑。他常常问:“革命什么时候才会来?”为了革命,结果他以身殉义。

因为巴金当时生活经验的欠缺,一些人物如工人张为群,还有李静淑的描写,都不免显得单薄。他不得不借助阅

读的资源,有的地方,甚至只能以意为之。对于民众,书中第十七章写到《杀头的盛典》,似乎颇受鲁迅《阿Q正传》最后一章《大团圆》的影响。小说安排的最后结局是杜大心死后几年,工人运动顿时高涨,李静淑领导的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,工人占据了工厂,各厂主不得不屈服。相比之下,光明的尾巴又未免显得太亮太耀眼了。

小说写完,巴金用五本硬纸面的练习本抄写了一遍,取名《灭亡》。“灭亡”有两层意思:一层用杜大心的话说是,“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”;另一层用作者改写俄国诗人雷列叶夫的诗句来说,则是“我知道:灭亡等待着一个起来反抗压迫人民的暴君的人”。他写了一篇《自序》,又加写了一句献辞:“献给我的亲爱的哥哥:枚!”

巴金专为大哥写作,《灭亡》不是第一次,在国内就写过几本游记。不过,这次他倒没有把原稿直接寄给大哥,而是寄给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周素屏,打算自费印刷二三百册,成书后再寄给大哥。至于印费,他估计不会太多,

只消翻译一本书的稿酬就可以解决。两个月后,他收到周素屏的回信,说是书稿已经收到,正在翻阅中。而这时,他已经回到巴黎,在做回国的准备了。

1928年10月,巴金回到上海。朋友周素屏到旅馆看他,告诉他《灭亡》即将发表的消息,并邀他到闸北鸿兴路世界语学会居住。不久,周素屏要结婚,又邀同巴金一起迁至宝山路宝光里14号。周素屏夫妇住楼上,巴金住楼下,直到1932年1月下旬日军进攻闸北,巴金才离开这处已成废墟的住所。

周素屏是上海世界语学会的秘书,经他介绍,巴金参加了世界语学会,并担任世界语函授学校教员,编辑世界语杂志《绿光》,稍后又以马拉为笔名主编《自由月刊》,担任自由书店的责任编辑。此外,还曾在开明书店担任外文校对工作。

巴金在世界语学会有了固定的工作,而且,这工作与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是有直接联系的。此间,巴金用世界语译撰了不少文章。与周素屏夫妇同住的这段日子,在巴金的回忆中是颇为惬意的。一些杂志的编辑要巴金的是稿子,就找周素屏接洽;巴金写好之后,也请周素屏带出去。这样,巴金也就省去了许多无聊的应酬,特别是随着《灭亡》的发表,约稿迅速增多,便可以由周素屏代为应付,他只消握紧笔杆不断地写下去。巴金说,他常常写一个通宵,待文章脱稿,就沉沉睡去,把稿子留在桌面上。

只有面对至爱的亲人和朋友,巴金才袒露心上的痛苦和创痕。他在写给大哥尧枚的信中说:“所谓以维系我心的只有工作。终日工作,年终工作。我在工作里寻得痛苦,由痛苦而得到满足。”又说:“我在心里筑了一堵墙,把自己囚在忧郁的思想里……”

(五)

连载